

缀合与敦煌残卷的定名*

——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之一

张涌泉

内容摘要:敦煌文献以残卷或残片为主,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,这些残卷或残片往往没有标题;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,也常有缺题的情况;部分写卷虽有题名,但也每每存在题名歧异的情况。所以如何为残卷定名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,也是敦煌写本研究中的最大难题之一。最近十多年,我们的学术团队发现很多残卷或残片其实是由同一写卷撕裂的,可以缀合。缀合以后,有的写卷的题目便失而复得;即便缀合后依然残缺不全的写卷,由于完整度大大提高,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准确定名创造条件。所以残卷的缀合对写本的定名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本文就从此从六个方面举例展开讨论:确定未定名残片的篇题;确定缺题残卷的文本系统;确定缺题残卷的具体卷数;纠正前人定名的疏误;补充残卷定名的证据;明确具体残卷的性质。

关键词:敦煌文献 残卷 缀合 定名

敦煌文献中残卷或残片的比例相当大,没有题名者不在少数;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,也常有缺题的情况;部分写卷虽有题名,但也每每存在题名歧异的情况。所以如何为写卷定名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,也是敦煌写本研究中的最大难题之一。十年前,我在谈到敦煌残卷的定名时,提出四种方法,并已点出缀合对敦煌残卷定名的重要作用^①。但由于论题和篇幅所限,这一讨论没能展开。这些年,我和我的团队在进行“敦煌残卷缀合研究”课题时,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本文拟从以下六个方面就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敦煌残卷缀合研究”(项目编号:14AZS001)前期成果,并获浙江大学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计划”资助。

① 张涌泉:《敦煌文献定名研究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11年第2期,第343-344页。

此举例展开讨论:确定未定名残片的篇题;确定缺题残卷的文本系统;确定缺题残卷的具体卷数;纠正前人定名的疏误;补充残卷定名的证据;明确具体残卷的性质。

一、确定未定名残片的篇题

一个完整的写本通常有自己的题目,但被割裂肢解成多个残片后,会造成原有篇题的缺失,如能把相关的残片缀合在一起,则有可能使原有篇题失而复得。如下例:

例一、俄敦 5867 号,残片,如图 1 右下部所示,仅存 7 残行。又俄敦 5786 号,残片,如图 1 右上部所示,仅存上部 6 残行。又俄敦 5720 号,残片,如图 1 中部所示,仅存 7 行,行 17 字。此三号残片皆无题,《俄藏》未定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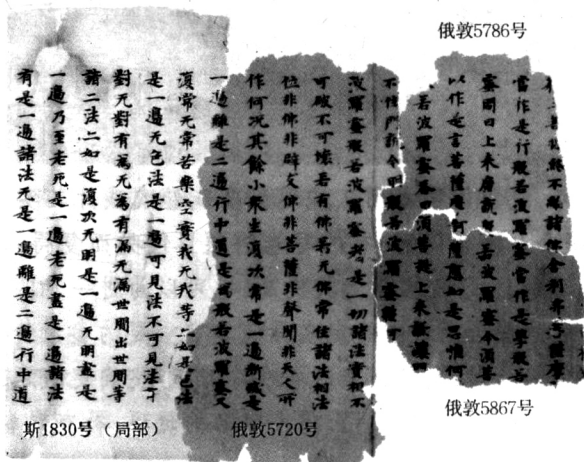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俄敦 5867 号+俄敦 5786 号+俄敦 5720 号+斯 1830 号(局部)缀合图

按:上揭三号残片前后皆残,每片所存字句不多,定名有一定难度。今考斯 1830 号残卷,前部如图 1 左部所示,首残尾全,存 442 行,行 17 字,尾题“大智论卷第卅三释第九品论第十品”,中有品题“大智论释第十品”。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条记目录称该号为 6—7 世纪隋朝隶楷写本。此号与前揭三号残片字迹相同,实为同一写卷之撕裂,可以缀合。缀合后如图 1 所示。俄敦 5786 号第 1—6 行与俄敦 5867 号第 2—7 行上下相接,俄敦 5786 号第 1、3、4 行原本有少许笔画撕裂在俄敦 5867 号的“佛”“般”“河”三字得成完璧。俄敦 5867 号+俄敦 5786 号与俄敦 5720 号左右上下相接,俄敦 5720 号首行“门说”“明”三字有少许笔画撕裂在俄敦 5786 号,二号拼接,此三字略得其全。俄敦 5720 号与斯 1830 号左右相接,斯 1830 号首行下接俄敦 5720 号第 6 行,衔接处原本撕裂在二号的“边离”二字得成完璧;斯 1830 号次行下接俄敦 5720 号第 7 行,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“亦如是色”四字亦

有些残卷缀合后,即便相关各片都没有篇题,但由于缀合后残存的内容更多更完整,会使残卷的性质更加清晰,从而给最终的定名带来帮助。如下例:

俄敦15362号

心受持
時節
大毛節
隨意說
在定

俄敦15227号

自在
自來

俄敦12852号

按:上揭四号残片每号仅存四五字或十字不等,就孤立的一片看,比定其出处的难度很大。后来我们发现此四号行款格式相同(字体大小相似,字间距及行间距皆相近),书风相似(皆隶楷,尖锋入笔),字迹相同(比较四号多见的“在”“说”二字),可以缀合。缀合后如图2所示,其中俄敦15327号与15362号、俄敦15227号上下左右相接,俄敦15362号与俄敦15227号上下相接,衔接处断痕吻合,原本分属俄敦15327号、俄敦15227号的“非”字部分笔画得以复合;俄敦15362号+俄敦15227号与俄敦12852号左右相接,衔接处断痕吻合,原本分属俄敦15362号、俄敦12852号的“诸”字左右相契,原本分属俄敦15362号、俄敦15227号、俄敦12852号的“法”字亦得以部分复合,原本分属俄敦15227号、俄敦12852号的“定”字可成完璧。四号缀合后,残存字句大大增加,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推断其为《大集经》卷七之

105

残片,所存内容始“是名诸法自在定”句“名诸”二字左侧残笔,至“常修怜愍无二相”句“无二”二字右侧残形止,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13/42B16—42B23。^①

二、确定缺题残卷的文本系统

由于译者或传承来源的不同,同一文献有时会有不同的译本或不同的传本,如《大般涅槃经》有北本、南本的不同,《金刚经》既有罗什译本、又有留支译本,《法华经》有《妙法莲华经》《正法华经》《添品妙法莲华经》的区别,《佛说佛名经》有三十卷本、二十卷本、十二卷本的区别,《燕子赋》有甲本、乙本的区别,等等;即便同是《妙法莲华经》,也还有七卷本、八卷本甚至十卷本的区别。这些不同的译本或传本,内容往往大同小异,仅就某一局部要判定其系统所属有时并不容易。而通过残卷的缀合,使孤立的残片拓展为相对完整的区块,则有助于我们对残卷的系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。试看下例:

例三、俄敦 347 号+俄敦 1568 号,残片,如图 3 中部所示,存 14 残行(前 10 行为俄敦 347 号,后 5 行为俄敦 1568 号,其中第 10 行分属二号),完整每行约 17 字,每行下部有残泐。原卷缺题,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》俄敦 347 号拟题“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五天王品第十”,俄敦 1568 号拟题“合部金光明经卷第四天王品第十”(其中“卷第四”当是“卷第五”误排),并已指出此二号可以缀合。《俄藏》则把此二号直接缀合为一,拟题“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五天王品第十”。

又伯 3872 号 A,残片。前部如图 3 左部所示,首尾皆残,存 24 行,行约 17 字,首行中下部仅存左侧残笔^②。原卷缺题,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定作“残佛经(不知名)”,《敦煌宝藏》及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》《法藏》拟题“金光明经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”。

按:上揭三号残片内容前后相承,可以缀合。缀合后如图 3 左部所示。俄敦 1568 号与伯 3872 号 A 左右相接,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“供”“安隐具足”等字略得其全。但《俄藏》等把前二号拟题作“合部金光明经”,《法藏》等把后一号拟题作“金光明经卷二”,定名不同,显然有问题。《合部金光明经》是隋释宝贵据昙无讖《金光明经》、真谛《金光明帝王经》等译本合并而

^①参张磊、周小旭:《敦煌本〈大方等大集经〉残卷缀合研究》,《浙江大学学报》2016 年第 3 期,第 41—42 页。

^②伯 3872 号 A 残片第 6 行“馀王饮尚羨慕称叹其善”,“饮”为“钦”字误书;同一行下文“令时世尊赞叹护”,“令”为“尔”字误书。看来这几个残片抄写质量不是很高,不知是否已经废弃。

成的,其中四天王品即直接来源于昙无讖译本,故内容基本相同。上揭三号残片的内容与昙无讖译本、宝贵合本几乎全同,所以仅凭此三号残片本身很难确定其具体所出。

幸运的是,我们发现了可与此三号残片缀合的另一残片,即北敦 8054 号(北 1380,字 54)。北敦 8054 号首全尾缺,存 23 行,行约 17 字,后 4 行中下部残缺,后三行依次与俄敦 347 号前三行上下相接,缀合后如图 3 右部所示,衔接处“护此”“王”“饥谨”五字得成完璧。此四号残片行款格式相同(行约 17 字,字距、行距及字体大小相近),书风字迹似同,可资参证。北敦 8054 号首题“金光明经四天王品第六”,其右下部又用小字标卷数“二”,《国图》据以定作“金光明经卷二”,甚是。俄敦 347 号+俄敦 1568 号、伯 3872 号 A 三残片既可与之前后缀合,则亦必是“金光明经卷二”,《敦煌宝藏》为伯 3872 号 A 的定名是正确的;《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》及《俄藏》把俄敦 347 号+俄敦 1568 号拟题作“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五四天王品第十”,则是弄错了传本。^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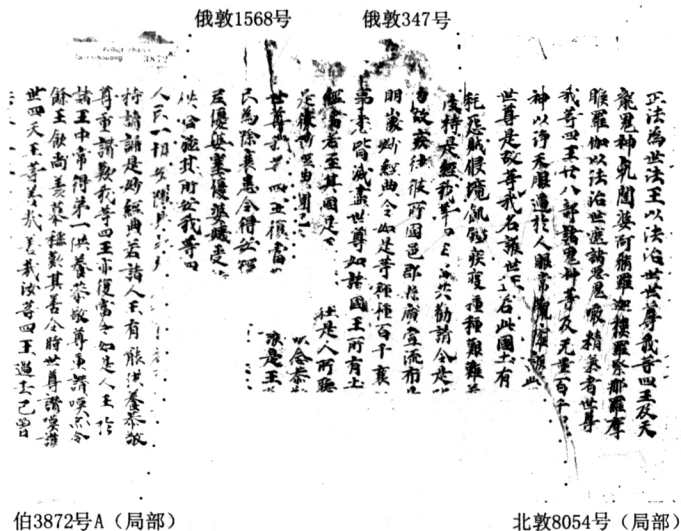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 北敦 8054 号(局部)+俄敦 347 号+俄敦 1568 号+伯 3872 号 A(局部)缀合图

三、确定缺题残卷的具体卷数

古书系统不同,卷数往往也有参差。即便源自同一系统,相同或相近的字句在不同的卷次中重复出现也是常有的事。所以有些残卷,根据残存的内容也许可以大致判定出自何书,但由于残存内容太少,要确定具体的卷次

^①参朱若溪:《〈金光明经〉敦煌写本研究》第二编缀合编,浙江大学博士论文,2016 年,第 134-136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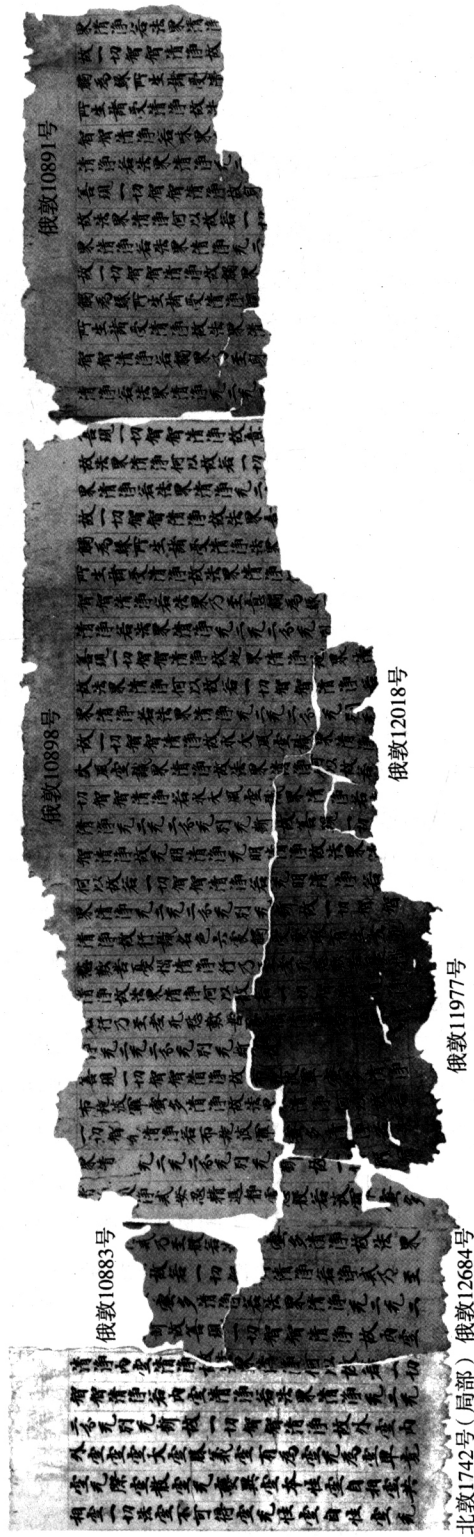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俄敦10891号+俄敦10898号+俄敦12018号+俄敦11977号+俄敦12684号+俄敦10883号+北敦1742号(局部)缀合图

上揭七号缀合后,始“若舌界清淨”句后三字,讫“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”句前三字,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6/304B6—305C15,残存文句更加丰富,其为《大般若经》卷二五八残文,就更是确凿无疑的了。^①

四、纠正残卷定名的疏误

敦煌文献残卷多,原本无题或缺题者占绝大多数。敦煌文献发现以来,前贤已为许多写本拟定了适当的名称,应予充分肯定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拟题可商者也不在少数。通过与其他残卷的缀合,我们就有可能对这些错误加以纠正。试看下列:

例五、北敦 11213 号(L1342),残片,仅存 4 残行,每行存中下部 2—11 字不等,末行仅存 2 字右侧残画。原卷缺题,《国图》拟题“菩萨戒本疏卷上”,叙录称相应文字见《大正藏》T40/666C5—666C7。

按:北敦 11213 号残片如图 7 左下侧所示,所存文字确与《大正藏》第 40 册新罗沙门义寂《菩萨戒本疏》卷上疏文全同,孤立地看,《国图》拟题似乎确凿无疑。但后来我们发现该残片与北敦 4351 号残卷可以完全缀合。北敦 4351 号(北 6711,出 51),存 30 行,后 2 行残损严重(末行仅存行末二字右侧残画),行约 17 字;原卷缺题,《国图》拟题“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下”,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24/1004B19—1004C20。北敦 11213 号系北敦 4351 号后部撕裂的残片,二号左右上下对接,缀合后如图 7 所示,衔接处原本分属二号的“自赞毁他,亦教人自赞毁他”句“他”“亦”二字、“而菩萨应代一切众生”句“切众”二字皆得成完璧。又二号行款格式相同(行约 17 字、行距相等,字体大小及字间距相近),书风相似(皆为楷书,字体端正,笔画浓厚,笔墨均匀),笔迹似同(比较二号皆有的“菩”“萨”“一”“若”“人”“自”等字),可资参证。二号缀合后,所存可辨识的文字起“方便救护”四字残形,讫“若自扬己德”句前二字,与《大正藏》T24/1004B19—1004C22《梵网经》卷下文句略同,而与《菩萨戒本疏》卷上则差异甚大(后者每条戒文后有义寂的疏文,此二残片有戒文而无疏文)。北敦 11213 号既可与北敦 4351 号完全缀合,则亦必为《梵网经》卷下残片;《国图》定作《菩萨戒本疏》,显然不妥。故此二号缀合后应一并拟题作“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下”。^②

①参徐浩:《敦煌〈大般若经〉写本研究》第五章,浙江师范大学博士论文,2017 年,第 222—224 页。

②参张涌泉、孟雪:《国图藏〈梵网经〉敦煌残卷缀合研究》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 6 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 年,第 798—800 页。



图7 北敦 4351 号(局部)+北敦 11213 号缀合图

五、补充残卷定名的证据

前贤对残卷的定名,多数是正确的,但由于存文太少或可资参证的材料不足,有时定名者自感底气不足或者读者觉得未必可信。而通过更多残卷的缀合,我们就有可能提供更坚确的证据,使悬想成为定论,或者在游移中确定唯一正确的答案。比如下例:

例六、北敦 10399 号(L528),如图 8 右下角所示,残片,仅存 3 残行,每行存行末“皆以”“□善”“如”诸字。《国图》拟题“大般涅槃经(北本)卷三〇”,称相应文字见《大正藏》T12/545A21—23。《国图》条记目录云:“本遗书仅残留 3 行 4 字,虽然亦有其他经典符合条件,但以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三〇为最佳,故暂定为此经。”

按:《国图》虽然为此片拟定了题目,但因存字太少,不免感到底气不足,故又用“暂定”以示存疑。幸运的是,我们发现此号是从俄敦 5876 号掉落的残片,可以缀合。俄敦 5876 号,残片,首尾皆残,存 16 行,行 17 字,第 2—4 行下端每行残缺 1—2 字。原卷无题,《俄藏》未定名。北敦 10399 号残片正是俄敦 5876 号右下角丢失的部分,缀合后如图 8 所示,衔接处断痕密合无间,俄敦 5876 号第 2 行“如来初生出家成道转妙法轮”与第 3 行行首“八日”间残缺的“皆以”二字,俄敦 5876 号第 4 行下部“诸佛如来亦复”与第 5 行行首“是”间残缺的“如”字,皆撕裂在北敦 10399 号,二号拼合,则此数句皆完



图8 俄敦5876号+北敦10399号缀合图

整无缺；俄敦5876号第3行末“哉”字的末笔撕裂在北敦10399号第2行上边缘，二号缀合，此字得成完璧。又二号皆有乌丝栏，字带隶意，字迹书风近同（比较二号皆有的“以”“善”“如”三字），可资参证。俄敦5876号与北敦10399号缀合后，所存文字从4字大幅增加到240多字，就为我们进一步考定其具体出处创造了条件。经比勘，此二号存文确实出于《大般涅槃经》，不过北凉县无谶译（北本）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三十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四与南朝宋慧严等译（南本）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二八师子吼菩萨品之四都有与此二号基本相同的内容，缀合后所存内容起“菓喻四果”句之首“菓”字残形，迄“八者开敷众生”句之“开敷众”三字残形止，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12/545A19—B6、T12/790C5—C23，其中唯一一处重要的异文，是残卷后部“一破坏无明大闇；二演说正道邪道；三开示生死邪险，涅槃平正；四令人远离贪欲瞋恚痴热；五欲（破）坏外道无明；六破坏烦恼结口”等句，《大正藏》所据《高丽藏》本北本、南本“一”至“六”诸序数后皆有一“者”字，但《大正藏》于南本出校记称诸“者”字宋、元、明、圣本皆无，也就是说，残卷所存文字与南本的近似度更高。据我们调查，现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中，有《大般涅槃经》北本2237号、南本41号，尽管从数量上看北本比南本要多得多，但具体到上揭

二号残片而言,其出于南本的可能性显然也是存在的。所以更为稳妥的做法,是把此二号残片拟定作“《大般涅槃经》北本卷三十或《大般涅槃经》南本卷二八”。至于其确切的答案,则有待于新的可缀合残片的发现。^①

六、明确具体残卷的性质

敦煌文献的主体是写本文献,具有实用的性质,其中既有精美的寺院写经,也有业已遗弃的兑废经卷,既有各级官府的文稿案卷,也有底层百姓的便条杂写,既有正式的法律文书,也有学郎的习字文样,各种文本混杂其间。人们在定名时,往往需要判断具体残卷的性质。但面对一个小小的残片,这样的判定并不容易。而通过与其他残卷的缀合,就有可能为残卷性质的判断提供更充分的证据。比如下例:

例七、北敦 7422 号(北 7946,官 22),见《国图》97/28A—28B。1 纸。如图 9 所示,首尾皆缺,存 26 行,行约 17 字。楷书。有乌丝栏。原卷无题,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及《国图》拟题“无量寿宗要经”。原文始“若有自书写”,迄“恒侄他唵七”,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19/82B1—B28。《国图》条记目录称该卷为 8—9 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。



图9 北敦 7422 号《无量寿宗要经》

按:就卷面而言,此卷抄得似乎还算规整,但仔细一看,却有点问题。一是第 1 行“若有自书写”句,《大正藏》所据高楠顺次郎藏敦煌本作“有自昼(书)”,校记引大英博物馆藏古写本作“若自书”,皆无“写”字;再查异本斯 1875 号 2、斯 1892 号、斯 2909 号、伯 2142 号、伯 3134 号、伯 3323 号、北敦 99

^① 参景盛轩:《俄藏敦煌〈大般涅槃经〉》写卷的调查与分析》,《河西学院学报》2017 年第 3 期,第 55—56 页。

号 2(北 7959,地 99)、北敦 00103 号(北 7691,黄 003)等本作“若有自书”,伯 3131 号作“若自书”,斯 1875 号 1 作“有自书”,亦均无“写”字;再看底卷,“写”和下句的“或使”二字挤在一起,三字只占二格位置,明显有改动过的痕迹。二是第 9 行中部的“等一”二字似乎是后加的,也显得非常拥挤而不协调。

进而我们发现此号与斯 4777 号、斯 1676 号内容前后相承,可以缀合。斯 4777 号,前部如图 10 中部右侧所示,后部如图 10 中部左侧所示,首尾皆缺,存 1 纸 26 行,行约 17 字。后部天头有一“兑”字。原卷无题,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》拟题“大乘无量寿经”(为《无量寿宗要经》的异名)。原文始“萨婆桑悉迦啰八”,讫“陀罗尼曰”,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19/82B28—C24。斯 1676 号,前部如图 10 左部所示,首尾皆缺,存 1 纸 26 行,行约 17 字。原卷无题,黄永武《敦煌宝藏》拟题“大乘无量寿经”,《英图》条记目录谓“卷上边有朱笔勘记‘兑’”,故拟题“无量寿宗要经(兑废稿)”。原文始“南谟薄伽勃底一”,讫“波喇婆喇莎诃十五”,相应文字参见《大正藏》T19/82C25—83A22。

北敦 7422 号就是斯 4777 号、斯 1676 号之前残缺的一纸,其缀合顺序为:北敦 7422 号+斯 4777 号+斯 1676 号。三号缀合后如图 10 所示,衔接处断痕吻合,北敦 7422 号末句“怛侄他唵七”与斯 4777 号首句“萨婆桑悉迦啰八”、斯 4777 号末句“陀罗尼曰”与斯 1676 号首句“南谟薄伽勃底一”皆先后接续,中无缺字。又三号行款格式相同(皆有乌丝栏,行约 17 字,咒语部分换行顶格抄写,每条咒语右下方有数字标识,行距、字距和字体大小相近),书体笔迹近同(比较二号或三号皆有的“谟”“喇”“姪”“诃”“耶”“经”“复”等字),可资参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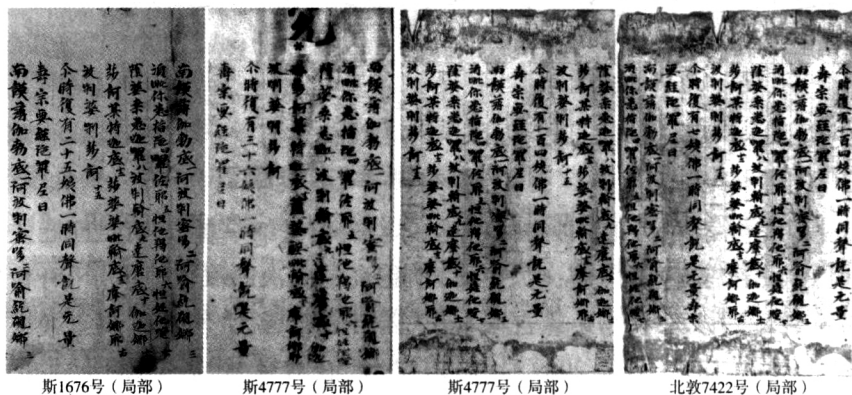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0 北敦 7422 号(局部)+斯 4777 号(局部)+斯 1676 号(局部)缀合图

上揭三号缀合后,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它们的性质。斯 1676 号,《英图》已据“卷上边有朱笔勘记‘兑’”拟定为“兑废稿”。斯 4777 号,后部天头有一“兑”字,显然也属于兑废稿。北敦 7422 号的性质各家无说,今既考定此号与前二号乃同一卷之撕裂,可以缀合,并考虑到北敦 7422 号原卷多处涂改痕迹,此号恐怕也得判定为“兑废稿”。^①

上面我们从确定残卷的篇题、文本系统、具体卷数和纠正前人定名的疏误、补充残卷定名的证据、明确具体残卷的性质等六个方面讨论了缀合对敦煌残卷定名的作用。事实上,根据我们的学术团队对 60 多种敦煌佛经写本的全面调查和研究,敦煌文献中残卷比例高达 90% 以上,其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残卷可以缀合,数量巨大,缀合后可以相当一批残卷或残片确定准确的名称。本文的讨论虽然只是举例性的,但窥豹一斑,缀合对敦煌残卷定名的重要性已然凸显出来。这就提醒我们,敦煌残卷的定名乃至进一步的整理研究,必须对残卷缀合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涌泉,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、古籍研究所资深教授。研究方向:敦煌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。

^①参左丽萍:《敦煌〈大乘无量寿经〉写本考暨俗字汇辑》,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4 年,第 88 页。